

灯下书

吴风越雨

菰乡夜话

| 沈秋伟 文 |

骄傲之可笑

人生就是旅行，走过的路长了，见过的风景多了，内心的感悟也会渐渐深刻起来。余生也晚，到长春读大学时，俞建章先生已辞世三年，未能直接聆听先生教诲。但俞先生生前对世界的劝谕，却影响了我一生。俞先生关于“骄傲可笑、骄傲无意义”的论述如下：“你在比你本事好的人面前骄傲，岂不可笑；你在比你本事差的人面前骄傲，又有什么意义！”

诚哉斯言！

俞先生生于19世纪末，1980年10月去世，1955年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是享誉世界的古生物学家。我若早生几年，兴许就能亲耳聆听到他的教诲。但伟大的语言具有穿透力，他的劝谕隔着时空精准投射到我心的领地，成为我心灵建设的指导方针。

岁月之足音踢踢踏踏。像我这样，经历过职业生涯的“傅里叶变换”的，虚度的日子比别人要多许多。跌宕起伏间，遇过的事、交过的人自然也多一些，偶尔做出点小成绩、积累点小心得，却不敢稍有自满。因为我知道，比照天地大德，我在德行上尚未及格；比照鸿儒硕学，我的知识还不及他人十之一二；比照能工巧匠，我在能力上近乎白痴。

仔细掂量俞先生劝谕之言，我越来越感觉到，世上众人本事皆在我之上，岂敢存半点骄傲之情！偶有某方面稍逊于我者，其某些方面总能远超于我。因此，越向人生之后半段进发，越觉得“本事比我差”的人少之又少，以至于一切骄傲都显得可笑了。

纵观世事变迁，政治家谦虚是国之幸，企业家谦虚是企业之幸，学问家谦虚是学问之幸，平凡若我者谦虚则应是家庭之幸。反之亦然。但克制骄傲并不容易。正如富兰克林所言，最难抑制

的情感是骄傲，尽管你设法掩饰，竭力与之斗争，它仍然存在。即使我敢相信已将它完全克服，我很可能又因自己的谦逊而感到骄傲。可见，一生想完全排净骄傲之心，谈何容易。

好在有俞先生伟大的劝谕为我打底，让我获益良多，即使偶有些不自量力的傲骄，也不至于出格到什么地方去。

无情的速度

许多年前，我有个自问自答：如果我们死了，我们的QQ怎么办？我们的博客怎么办？结论是：如果我们死了，我们的QQ、我们的博客很快就会社会性死亡。在我们死后，会有几位念旧的朋友，偶尔会来看看我们的QQ，看看我们的博客，好比那正是我们的遗孤，在我们刚刚死去的那些日子，一些朋友忍不住会来关心一下他们。这种光顾，不用说已经是莫大的仁慈。千万不能指望谁会永恒地记住你。流水无情，因为流水还有它自己的使命，它不能停留在一个死去的记忆里。死亡是不能滋润生命很久的。

我自嘲，这种担心好比古时一些贵人，担心死后的遗产和小妾之落入敌手，颇有些小资意味。

然而，今天突然发现，我自己的无情比时间的无情还要残酷得多。因为，我还健在，却已多年未光顾过自己的QQ，也有两年多未更新过我的博客。偶尔的返回，只是为了去捡拾某篇文章。这情形好比博客是家，文章好比衣服，偶尔回去取件旧衣物，顺便看一眼糟糠之妻便匆匆离去。QQ更像家外有过的外室，庭园久未施肥浇水除草，其荒芜已经超过五柳先生诗中之程度。

所以，今天要再问自己，我们死后，我们的博客、我们的QQ怎么办，当年的回答看上去多么矫情。我们是善变的，我们善变的速度、无情的

速度比死亡还要快N倍。在我们迅速爱上青春靓丽的微信、TikTok、快手、小红书等新宠时，我们早不在乎被冷落的QQ，被遗弃的博客家园。我们何以如此残忍？！

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结束这话题，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录唐诗人李群玉诗《赠人》作结——

曾留宋玉旧衣裳，惹得巫山梦里香。

云雨无情难管领，任他别嫁楚襄王。

语言的三重境界

不能否定，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。所谓“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”。孔子有言“上士杀人使笔端，中士杀人用舌端，下士杀人怀石盘”，可见在能级上语言虽大于石盘，但明显是低于笔端的。老子也说“大象无形，大音希声”，这是智者在凝视万物中得出的伟大结论。太阳无语而光明普照，蓝天无语而高远明朗，鲜花无语而芬芳大荒。

本世纪初某天，诗人柯平老师在湖州某茶室，悄悄传我为文之道。他说，经过许多年思考，领悟到一个道理，那就是“语言的初级境界是演讲，中级境界是对话，高级境界是自言自语”。从此，我虽不敢说“恍然大悟”，却也“心中装着一杆秤”，读书作文，自觉不自觉地拿这个三层次理论来付度一番。

虽然，我至今也未能，甚至永远也不能穿透语言的束缚，而臻于柯平先生所说的“最高境界”。但这样的教诲对我的心性影响是极大的，时间一长，竟连我的社交习惯也改造得较为彻底：厌讼，罢争，在高谈阔论者面前退避三舍。习文练笔，少了喷薄之势，多了内省之意，分贝也渐渐低弱起来。其实，这个状况与我的年岁变化相谐无悖，有“畸于世势而侔于夕辉”之味。这样挺好的。

惠山雨雾

| 徐向林 文 |

一座城市如果有座山峰，似乎就有了脊梁。我喜欢江南无锡，或许是因为城中有个惠山。惠山给我的印象极好。

惠山东西横卧四千米，海拔三百米有余，不高不长，却连绵九峰，穹隆背斜，孤傲耸立于平湖之上、平阔之间，特别有气势，独显高山仰止。一直以来，惠山是这个城市最先迎接雪霜，最先看到春天的地方。

如果说，惠山给这个城市带来灵秀之美，那么，惠山峰谷间的雨雾，则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仙气。

我是不经意间留心惠山雨雾的。江南雨多，而雨雾并不多见，惠山呈现的雨雾，在我心中，让惠山变得圣洁起来。

我不能确定这是奇观，因为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，并没有得到众人的关注。细细观察发现，无论乌云笼罩，或是细雨飘洒，惠山峰谷之间总会弥漫着一团团灰白，像云、像雾、像烟，既不连天，也不接地；似如山根里生长出来的，又如天上垂落下来的。有时平静无波，有时逍遥游荡，十分别致，与其他景物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因为心里装了这一景象，每每途经此处，都会驻足凝望一番，有时开着车都无法专心。呈现眼前的惠山雨雾，满满的写意，清风作笔，黛绿为纸，一幅江南水墨画跃然于上。

每当淫雨霏霏、烟气缭绕时，惠山如若仙境般，任由抓耳挠心，肆意遐想。一团团雨雾，停当腰间，逍遥飘散，或是神仙腾云驾雾，下凡采菊，共浴天伦；或是上苍抛下的哈达，扎西德勒，祈福保佑。幸运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披着羽纱轻曼飞舞的天女，也能看到飞沫飘溢出《浴女》的肖像，既不妩媚，又不艳丽，只有醉美。如遇一袭风，那是恰好，雨雾忽而改变姿势，翻出毛边，如吐蕊白絮飘洒开来，又像雪崩飞流直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一切，只待有缘人看到、赏到。

明明知道是一团团雨雾，我却在想，这雾为什么不站在高耸入云的高楼间，也不见雾起于雨水冲刷过的地平面，偏偏突兀地显现在可以凝视的峰谷间，这必然有它存在的缘由。

我去过不少地方，见过各式各样的云雾，大多山高林深所致。泰山高耸挺立，直插云端，天然呵成，不足而论；云贵高原，多有云雾，地势使然，不足为奇；黄山云海，谷深绿浓，温差极大，

云山雾罩那是自然的。我曾在热带雨林的南疆战斗生活过，常常透过猫耳洞望着山峰云雾发呆，那是亲水日光下的汽雾，因为满山遍野覆盖，难寻其中的魅力。而惠山则不同，像云不是云，像雾不是雾，完全没有那些名山大川制造云雾的条件，它是雨前或雨后产生的现象。

惠山的雨雾，当你用心感悟它的时候，它的神奇和灵性便萦绕着你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人文现象。我喜欢这样去看待每一件事物。所谓万物有灵，正基于此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属性。许多东西，人的意识是无法回答的，即便有些东西科学给出了答案，但也未必能解开人们心中的诸多疑问。

无锡能够被评为最宜居城市，离不开自然条件禀赋。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，拥有着最好的风水，前有照，后有靠，南临太湖，背依惠山，得到了自然生态最好的眷顾。天空清朗会让人神清气爽，满眼望绿更使人浸润肺腑。

惠山是江南衣袍之地，山前山后，既有先贤遗迹，又有列祖宗祠，还有寺庙道观。据传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七上惠山，此说更让惠山充满神奇。如果把惠山雨雾只当成是水气生成的现象，难道不是过于浅薄么。

惠山雨雾，是身边最好的风景，更是值得所爱的心灵观照。而今，人们借旅游来亲近自然、享受人生，用感受之美填充人生幸福，为看日出、看雾凇，为探究宇宙奥秘、为体味水族世界，甚至绞尽脑汁、穷其所有、跋山涉水，这本无可厚非，可有些身边的事物，用心欣赏，同样会收获愉悦。惠山深藏底蕴，雨雾独领风骚，这恰恰是不该忽略的美好景致。

人们常常感叹人生苦短，世间万事何不如此？惠山是山，也许每天发生着变化，雨雾是雾，却每次各有不同；梁溪已不见溪，人们却让“梁溪”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下来；无锡已无“锡”，却生生不息地养育着这里的人们。千年亘古，往复还在，惠山雨雾以它特有的存在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和人间悲喜。

我实在不想把惠山雨雾看轻了、看浅了，因为它只属这个城市，归这里的人独享，即便没人识得，它也会不经意存在，成了惯有的日常。我喜欢它，它的温婉、绵柔、醇厚，装满了我的心。



杜鹃花的追忆

摄影 郑亚洪